

美启动退约，俄高调回击

■王鑫元

2月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议会发表2019年国情咨文，再次抨击美国暂停履行《中导条约》的单边主义行为，同时亮出多款“撒手锏”武器，展现强硬立场，发出严重警告，标志美俄围绕该条约的角力继续升级。美国启动退约程序，俄罗斯终止谈判进程，《中导条约》由此进入“休克状态”，实质上已“名存实亡”。《中导条约》破裂的前景无疑将沉重打击多年来全球核军控的努力，或将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加大核武器扩散风险，进而破坏全球战略平衡及安全稳定。



俄罗斯公开展示9M729导弹

证据，主要聚焦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美国已在罗马尼亚部署，未来将在波兰及日本部署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美国及北约声称MK-41是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发射装置，仅具有防御性质。但俄罗斯指出，MK-41的通用性使其具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能力，而该型导弹的射程达2500公里至3000公里，突破了《中导条约》的规定范围。另外，美国在测试反导系统时所发射的靶弹本身也属于中程及中短程导弹的范畴，可见美国在构筑反导系统的同时也在变相进行中程导弹的研发及试验。

二是美国军工企业已开展中程导弹的生产。俄国防部称，早在2017年6月，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家工厂启动《中导条约》所禁止的中程与中短程导弹生产计划。俄国防部公布的图片显示，该工厂在近两年扩大厂房面积，健全各类保障设施，增加员工数量，俄方据此推断，该工厂已从零部件生产转入发动机测试

及弹体组装。

大秀新型武器

在今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普京强调，“俄罗斯开发先进武器和武器系统的工作正在按照计划、不间断逐步进行”，并有意识地透露武器研发的阶段性信息，通过列举先进武器提醒美国面对这样的现实：俄罗斯军工领域仍具备不俗实力及巨大潜力。俄罗斯以“撒手锏”武器作为同美国就《中导条约》进行博弈的标志性、常态化外交辞令，目的是让美国抛弃妄图通过退约形成对俄军事优势、构建对俄战略挤压的幻想，促使美国“应当先算算俄先进武器系统的射程和速度”，然后再采取“可能给俄构成更多严峻威胁的决定”，从而正视俄罗斯的利益诉求和安全关切。

去年3月，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曾集中介绍多款“超级尖端武器”，这些武器涵盖陆海空天各领域，并在过去一年

间进行密集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武器无一不指向美国花费数十年及数千亿美元打造的全球反导系统，使其应有的防御价值完全归零。

在今年国情咨文发布的当天，俄国防部向外界展示“波塞冬”洲际无人潜航器的测试视频。该型武器可搭载核弹药，以核潜艇为搭载平台，将于今年春季进行试航。能突破西方当前和未来防空反导系统——“先锋”导弹系统的高超音速滑翔弹头已经投入量产，首个“先锋”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加入俄战斗值班序列。

今年被普京重点提及的、被誉为“航母杀手”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计划装备俄轻型导弹护卫舰，将对美国航母构成重大威胁。内置小型核反应堆、续航及射程无限远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已经完成测试，未来可实施复杂、迂回飞行以绕过美国反导拦截区域。直指太空领域作战对手空间资源的“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系统已在部署地展开训练，其弹药无限、攻击速度

快、效费比高的特点将改变未来作战模式。被西方视为核战争噩梦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制造工作正在进行，计划于2021年列装部队。

美俄战略对抗加剧

俄罗斯所展示的武器都是源于冷战时期的研发项目。上世纪80年代《中导条约》签订前，美苏因对峙相继在欧洲部署导弹。1983年，美国在西德部署108枚当时最先进的“潘兴-2型”洲际导弹，能够在8分钟内打到莫斯科。为缓解自身安全压力，同时对美国构成战略反制，苏联致力于发展能够对美国本土构成实质威胁的武器及武器系统。

《中导条约》签署并执行后，苏联销毁1752枚洲际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美国相应地销毁859枚，相关武器研发计划也就此搁置。如今《中导条约》的实质约束力已不复存在，俄罗斯重新启动冷战时期封存的技术和对抗逻辑。普京就此表示，俄罗斯将被迫考虑“对称和不对称行动”，所研发武器“不仅可用于打击直接威胁来源地的领土，还可打击部署那些导弹系统的决策中心”。普京还警告美国如果希望再面对一场“古巴导弹危机”，俄罗斯在军事上已做好准备，将在美国领海附近的舰船或潜艇上部署高超音速核导弹。

与此同时，美国更加注重大国竞争与战略转型。2月19日，特朗普签署一项政策指令，要求美国国防部起草成立“太空军”法案，打造美国武装力量“第六军种”。该指令虽因各方阻力将“太空军”暂时归入空军辖下，但进一步明确了“太空军”的目标和功能，使美国有能力在太空投入“迅速、持续”的攻防行动。有分析指出，美国组建太空军继承了冷战思维的衣钵，意图开启一场2.0版本的“星球大战”，寻求在太空、反导等领域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与战略威慑能力，继而达成碾压俄罗斯战略投入、消磨俄罗斯战略精力的目的。

美在叙留驻小股兵力考量复杂

■钮松

2月21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声明称：“约200人的小规模维持和平团将在叙利亚留驻一段时间。”就在白宫发表该声明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通话，双方同意就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进一步协商。这支200人的部队将被留驻在叙利亚东北部与土耳其交界处，其目的包括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和为“安全区”保驾护航。为消除这项决定可能带来的疑虑，特朗普总统于22日称，在叙利亚保留少量美军并不代表美国改变对叙撤军的决定。事实上，美国未来在叙利亚留驻的部队人数虽少，背后却有颇为复杂的考量。

美国的小规模在叙驻军决定，有着叙库尔德武装、欧洲盟友和土耳其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是美国在与多元“利益攸关方”博弈之后作出的折中举措。

打击“伊斯兰国”是美国出兵叙利亚的重要理由，尽管当前“伊斯兰国”在叙境内已“日薄西山”，但在饱受极端主义威胁和恐怖主义侵袭的欧洲盟友眼中，美军在彻底消灭叙境内“伊斯兰国”有生力量之前完全撤军是不负责任之举。正因如此，特朗普去年12月宣布撤军叙利亚之后，法国高调宣称将会继续留驻以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正如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所言，美国意识到在“安全区”问题上，如果不贡献士兵，盟友不会加入。同时，美军的小规模部队留驻计划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土耳其之间的摩擦。

针对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美国试图分裂叙利亚并在幼发拉底河东岸建立一个“准国家”的指责，美国进行了驳斥。从现实来说，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局势中的地位应该说是美俄大国博弈和叙内复杂博弈合力的结果。美土关系的“风吹草动”和特朗普的撤军计划使得库尔德人甚至向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方面伸出“橄榄枝”。库尔德武装试图在各方之间“左右逢源”，同时也意味着多面受敌，事实上距离俄罗斯所言的“准国家”渐行渐远。对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而言，其最大最直接的军事威胁是土耳其而非叙利亚政府。早在2018年2月的阿夫林之战中，库尔德武装便与叙政府军达成妥协，一致对土。如何避免当前叙利亚领土碎片化的长期化与固定化，才是国际社会应重点考虑的方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搬出“违约证据”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国际话语主导权，在中导问题上单方面指责俄罗斯的违约行为，特别是抓住俄9M729导弹大做文章，但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始终未能提供该型导弹违反条约的确凿证据。俄罗斯一度积极向国际社会就9M729导弹给出“有说服力”的说明。比如今年1月23日，俄外交部和国防部为外国驻俄武官举行介绍9M729导弹的联合说明会，但除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外，其他北约成员国代表无一出席。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指责美国施压盟友在中导问题上同俄罗斯保持距离，美国中情局却称俄罗斯所展示的导弹并非真实的9M729导弹。

同时，俄罗斯抨击美国方面的违约行为，以此回击美国及西方妖魔化俄罗斯的图谋。2月19日，俄国防部向外界展示美国公然违反《中导条约》的确凿



土耳其入盟前景不容乐观

困难重重的入盟之路

■陈冠宇

2月20日，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通过一项报告，呼吁欧盟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暂停与土耳其进行入盟谈判。报告给出的理由是土耳其漠视人权和公民自由、干预司法、与塞浦路斯等邻国存在领土争端。该委员会称，由于土耳其的人权记录存在较大问题，谈判已经破裂。据了解，该项报告将于3月在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之前交由欧洲议会表决。

土耳其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称，“绝不能接受”欧洲议会的报告，重申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一直致力于为入盟而改革，土耳其入盟符合土欧双方共同利益。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阿克索伊对欧盟委员会这一不具约束力的决定抨击称，欧盟委员会的报告草案充满“毫无根据的指控”，是欧洲议会对其土耳其有偏见的新迹象，希望最终报告将考虑土耳其的反对意见。

实际上，土耳其大部分领土处于亚洲而非欧洲，但土耳其一心想加入欧盟，并已在这条路上“奔跑”32年。早在1987年，土耳其就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即欧盟前身)，1999年成为欧盟正式候选国，2005年与欧盟展开相关谈判，一路磕磕绊绊。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致使欧盟于2017年7月宣布停止入盟谈判。可以说，鉴于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历史和现实的利益纠葛与矛盾冲突，加之双方在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对立，土耳其入盟之路一直困难重重。

内政领域，土耳其被欧盟认为缺乏民主与人权，军人干政和少数民族问题等较

为突出，且多年来未有明显改善。外交领域，塞浦路斯问题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另一大阻碍。1974年，土耳其以“保护国”身份出兵4万驻扎塞浦路斯北部土族地区，与希腊支持的塞浦路斯希腊族分庭抗礼，导致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希腊长期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

近年来，欧盟多位高层官员接连放话，表示不希望看到土耳其加入欧盟。欧洲议会荷兰籍议员玛丽·耶奈克女士，批判土耳其几乎每天都发生侵犯人权和逮捕记者的事件，该国的民主和法治不断受到破坏。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曾宣称，土耳其正在“大踏步地远离欧洲”。欧盟扩大事务专员约翰内斯·哈恩在2018年11月更是直接表示，土耳其和欧盟结束入盟谈判将“更为诚实”，因为土耳其入盟是不现实的。

此外，一些欧盟成员国也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表示质疑和反对。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因采取大规模肃清行动并进行修宪公投，与欧盟多国产生纠纷。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她不支持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甚至希望彻底终止土耳其的入盟谈判。此外，土耳其国内对加入欧盟的争议也在扩大。2018年10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考虑以全民公投形式决定是否继续谋求加入欧盟。

可见，土耳其要想加入欧盟，必然会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限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土耳其入盟前景依旧不容乐观。

委内瑞拉封锁边境回应挑衅

■岳小光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月22日晚，委内瑞拉副总统德里格斯宣布，暂时关闭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边界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大桥、桑坦德大桥和联合大桥。德里格斯在“推特”上表示，由于哥伦比亚方面持续威胁委内瑞拉国内和平，委政府决定暂时关闭两国部分边界。此前，委内瑞拉政府还分别宣布关闭与巴西边界和与加勒比海荷属三座岛屿的空中、海上航线。

国内政局混乱

长久以来，委内瑞拉国内经济依赖石油出口贸易。查韦斯执政时期，恰逢国际油价暴涨，委内瑞拉政府因此获得巨额外汇收入。为兑现选举承诺，查韦斯通过强制收购外资石油公司并收归国有，将石油收入大量用于改善民生的社会福利项目，包括大量食品价格补贴、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等。在外交上，查韦斯对外资把持委内瑞拉石油命脉的状况深恶痛绝，就任总统后开始实行坚定的反美政策，并将大量的美元外汇用于援助反美国家。

2013年初，查韦斯病逝，其继任者

马杜罗在内政外交等一系列政策上全盘继承查韦斯的主张。但国际石油价格自2014年以来一路暴跌，加之美国对委内瑞拉政府实施各类贸易制裁，导致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总量和单价均大幅度缩水，主要依赖石油贸易的委内瑞拉财政几乎无以为继，开始大量印刷钞票，致使国内通货膨胀。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5年间大跌40%，物价水平平均每月17.5天翻一番。

2018年5月，委内瑞拉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总统马杜罗在大选中以68.7%的投票率再次当选，并于2019年1月10日宣誓就职。1月21日，委内瑞拉各地爆发反对马杜罗的游行。1月23日，35岁的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指责马杜罗在选举中舞弊，要求重新举行总统选举，并宣布自己出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随即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多个邻国承认，令当地政局更加混乱。

外部势力介入

目前，美国、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等南美国家和加拿大分别承认瓜伊多的“临时总统”地位。路透社分析指出，瓜伊多的“临时总



委内瑞拉军人封锁通往巴西的边境道路